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精粹普及本



基度山伯爵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四部长篇小说文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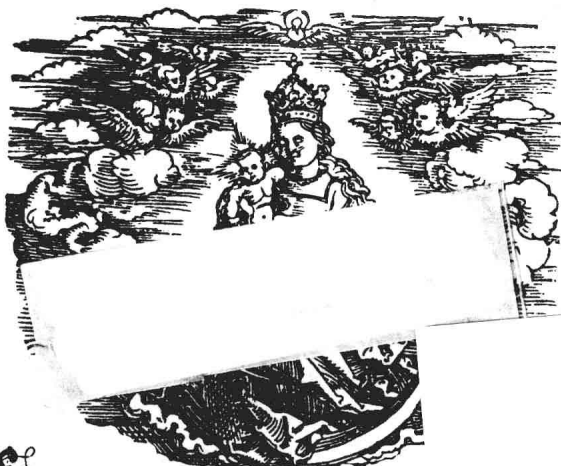


主编：刘以林

基度山伯爵

著者：〔法〕大仲马

译编：杨读俊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总 序

人生迢迢时光中，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

古人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殂，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巍巍乎天生百物矣，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衍为此百部长篇，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

在一切文艺作品中，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唯其道法自然、现实与意识，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其磅礴、包容、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不论我们为工、为农、为兵、为官、为学、为商，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只要开卷一阅，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准会一任松林来到

案头，百鸟飞临窗口，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只是，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一般读者也难卒读。鉴此，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撮其精华，保其意韵，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余为外国小说，以小说的品质而言，皆为卓世极品。

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虽仅百部，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如百条河、百座山、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而且永远。读小说是好的，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

刘以林

1997 年 7 月，北京

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

简 介

大仲马(1802~1870),法国 19 世纪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主要作品有剧本《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安东尼》,长篇历史传奇小说《三个火枪手》,长篇巨著《基度山伯爵》等。

《基度山伯爵》讲述的是:马赛青年水手爱德蒙·邓蒂斯被人诬陷为“拿党”而被打入伊夫堡地下黑牢。他在狱中巧遇掘道逃跑却计算失误的意大利长老法利亚。十年交往,已获取丰富学识的邓蒂斯也获得了长老赠与他的埋在基度山岛的巨大宝藏,并在长老去世时借机逃出了伊夫堡。出狱后他探知父亲饿死,未婚妻嫁与诬陷他的仇人,关爱他的船主濒临破产,而当年参与冤案的仇人却都已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他决心替天行道,惩恶扬善。报答了船主摩莱尔后,他化名为基度山伯爵来到巴黎,依靠财富和智慧,最终使他的仇家均身败名裂而或死或疯或逃。复仇后的伯爵在促成了玛西米兰和凡兰蒂的婚事后,留下巨大财产飘然而去。

目 录

1. 船到马赛	(1)
2. 遭难入狱	(6)
3. 狱中奇遇	(17)
4. 逃离伊夫堡	(25)
5. 马赛探访	(32)
6. 代天行善	(36)
7. 罗马狂欢	(41)
8. 初到巴黎	(46)
9. 重逢	(52)
10. 示报的工具	(58)
11. 初受损伤	(65)
12. 打探	(72)
13. 维示福的家墓	(78)
14. 亚尼纳来的消息	(82)
15. 毒害与被毒害	(86)
16. 决斗	(92)
17. 最后的挣扎	(96)
18. 法官与法庭	(101)
19. 往事	(106)
20. 饶恕	(110)

· 2 ·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 目录

21. 十月五日	(114)
----------------	-------

1.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一艘从那不勒斯来的三桅大帆船“埃及王号”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靠近港口。站在领港旁边的是一个身材瘦长、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黑眼睛和黑头发使他的外表显得极其镇定坚毅。他正全神贯注于船的每一个动作，复述领港的命令并迅速地打出手势。

整艘船只的气氛沉默而哀伤，水手们没有往常进港时的激动和兴奋，这使人们预感到了不祥。船主摩莱尔终于按捺不住，跳上一只小艇迎上了“埃及王号”，询问大副爱德蒙·邓蒂斯。

“太不幸了！”领港旁边的青年脱下帽子，回答船主的询问，“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可敬的船长黎克勒先生患脑膜炎去世了。先生，完全意想不到！开船的时候他只觉得不舒服，二十四小时

以后开始发烧，三天以后他就死了。我们照例海葬了他……”

青年人边忙着指挥船只边讲述着。船停稳后，押运员邓格拉斯走出了船舱。邓格拉斯约莫三十五六岁，天生一副谄上傲下的嘴脸。他被船员憎恶的程度恰好与爱德蒙·邓蒂斯被爱戴的程度相等。他立即告诉摩莱尔，这位年轻的爱德蒙在船长尚未断气时便发号施令了，而且他并没直航马赛，竟无缘无故地在爱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时间。

船主很欣赏他的大副，出于好奇，便和颜悦色地向邓蒂斯询问船停爱尔巴岛的原因。

“摩莱尔先生，这是黎克勒船长的临终遗命，他要我送一包东西给柏脱兰元帅。”

当船主听说他非但见到了元帅，也见到了拿破仑皇帝时，非常高兴，并告诫他万不可叫人知道以免受牵连。邓蒂斯一离开，刚刚溜走的邓格拉斯又立即挨过来打探原因，并告知船主，他经过船长室门口时，看到船长交给了邓蒂斯一包东西，还有一封信。船主断然否决，这使得邓格拉斯颇为狼狈。

一切手续办完后，邓蒂斯谢绝了船主的热情邀请，他得马上回去看一下已三个月未见面的父亲。并向船主告假两个星期，首先是结婚，然后去

一趟巴黎。通情达理的摩莱尔先生表示，他只需在三个月内回来就行了，因为再次出海不能没有船长。这使邓蒂斯兴奋异常并当即表达了万分感激之情。

船主微笑着目送邓蒂斯离去，此刻邓格拉斯也站在船主的背后目送着。相同的注视，不同的神色，不同的内容。

邓蒂斯一路狂奔回到家，着实让他的父亲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惊喜。邓蒂斯便把黎克勒船长突然去世，摩莱尔先生答应让他接替船长位置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高兴得满眼含泪。后来邓蒂斯得知，自己临走时留给父亲的两百法郎，由于邻居卡德罗斯的威胁逼债，父亲被迫还去欠款一百四十法郎，整整三个月，老人仅靠六十法郎维持生计！邓蒂斯伤心极了，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钱，发誓让父亲从此过上好日子。就在此时，他们的邻居卡德罗斯敲门拜访。他约莫二十五六岁，黑发蓬松，是个裁缝。他贪婪地盯着桌上的金币银币，祝贺邓蒂斯发了财并荣升为船长。原来卡德罗斯是受邓格拉斯的指使，前来试探邓蒂斯对当船长的态度的。邓蒂斯冷淡而不失礼节地接待了他，并说自己要到迦太兰村去。卡德罗斯幸灾乐祸地告诉邓格拉斯，邓蒂斯恐怕会在迦太兰村遇到麻烦，因

为美茜蒂丝——邓蒂斯深爱着的姑娘，有一个二十一岁的威武的表兄，追她追得很紧。邓格拉斯对此颇有兴趣，便拉卡德罗斯一道前往，他们在村边的里瑟夫酒家边喝酒边静候着好戏出场。

美茜蒂丝孤身一人住在村中一座爬满青藤的小木屋里。她有一头乌玉般的黑发，羚羊一般柔润的眼睛。手臂裸到肘部，露出被日光晒成褐色的一段，美如神女雕像。纤细的手指正在抚弄一束石南花。柔软好看的脚上穿着绣满灰蓝色花朵的纱袜，一只脚不安地轻拍着地面，丰满匀称的小腿展露无遗。

她的表兄弗南坐在离她三步开外的椅子上，眼睛里的神色烦躁不安。他刚才已经是第一百次地向美茜蒂丝求婚，依旧是第一百次地遭到婉拒。她告诉他，除了爱德蒙·邓蒂斯，谁都不能做她的丈夫。这句话使弗南双眼通红，恨不能即刻拿刀子刺死邓蒂斯。

邓蒂斯恰在此时兴冲冲地叫着美茜蒂丝的名字冲进门来，两个情人紧紧拥抱，极度快乐，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弗南在一边看着，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他终于无法忍受，疯子般狂奔出去，撕住自己的头发，大叫不幸。卡德罗斯和邓格拉斯一面假惺惺地邀

请他喝酒浇愁，一面千方百计地竭力挑拨，使得这个鲁莽而暴躁的迦太兰人成了一头暴怒的公牛。

此时，卡德罗斯已被灌得醺醺欲醉，而弗南正被爱情之火猛烈燃烧着，只有邓格拉斯独自清醒，他做出了一个干预邓蒂斯命运的阴险决定。看到手挽手走出迦太兰村的邓蒂斯和美茜蒂丝，他立即上前假意向他们致意，并称呼起邓蒂斯“船长”的头衔。涉世未深，善良纯洁且正处于幸福之中的年轻的邓蒂斯告诉对方，他明后天就在里瑟夫酒家举行婚礼。婚后去一次巴黎，为的是完成黎克勒船长的最后嘱托。

邓格拉斯立即明白了，邓蒂斯去巴黎一定是去送大元帅的那封信，他在心里立即转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2. 遭难入狱

邓格拉斯目送着他们消失后，回头发现弗南倒在椅中，脸色苍白，周身发抖。邓格拉斯火上浇油，气得弗南哇哇乱叫：“我要刺死邓蒂斯！可美茜蒂丝竟说，假如她的未婚夫遭遇不幸，她就自杀！”

邓格拉斯自言自语道：“只要邓蒂斯不当船长，她自杀一百次又有什么关系？”他大声地对弗南说：“喂，看你又老实又可怜，帮你一次忙怎么样？”

“除非死才能拆开他们。”

“那倒不必。分离和死可以产生同样的效力，假如邓蒂斯和美茜蒂丝之间隔一道牢墙……”

于是他把卡德罗斯灌得连最后的一点儿理智都消失了，便继续刚才的话题：“邓蒂斯航海途中靠过爱尔巴岛，假如有人向检察官告发他是一个

拿破仑党的使者……”

“我去告发！”弗南自告奋勇。

于是他们算计一番，要来了纸和笔，邓格拉斯用左手写了一篇歪歪扭扭、完全不像他笔迹的告密文字：

阁下——敝人系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兹报告检察官，有爱德蒙·邓蒂斯其人，系“埃及王号”之大副，今晨自士麦拿经那不勒斯抵埠，中途曾停靠费拉约港。此人受穆拉特之命送信与逆贼，又受逆贼之命送信与巴黎拿破仑党委员会。犯罪证据于将其逮捕时即可获得，该函如不在其身上，则必在其父家中，或在“埃及王号”之船舱内。

邓格拉斯让弗南把信读了一遍，然后折好，写上“送皇家检察官阁下”。

卡德罗斯凭最后一丝智力，听到了信的内容。他挣扎着想阻止，邓格拉斯却假说是开玩笑，并当场将那封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然后便和卡德罗斯一道回马赛了。走不多远时他回了一次头，正好看见弗南弯腰拾起那个纸团，塞进口袋，向皮隆方向奔去。

当朝阳的光芒染红天空和大海的时候，里瑟夫酒家已经挤满了参加喜筵的宾客。他们都是新郎的同事和私交，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来为这个日

子增光。“埃及王号”的船主摩莱尔先生也来了。他的出现确证新郎将要做“埃及王号”的船长，水手们一致为他们所爱戴的邓蒂斯欢呼。

新郎邓蒂斯衣着合适而简单，是一套半似军服、半似便服的商船船员的制服。一张漂亮的面孔被喜悦和幸福笼罩着，越发神采动人。美茜蒂丝可爱得如塞浦路斯或凯奥斯的希腊美女，她眼如乌玉，唇如珊瑚，迈动着活泼自在的步伐，含笑的眼睛左顾右盼。

人们簇拥着新人进入酒筵大厅，席间新郎宣布了他的新婚计划：两点半钟在维丽大酒家马赛市长将为他们办理手续，婚后立即去巴黎，三月上旬回来，还在这里请大家吃一次真正的喜酒。这使贺喜的宾客们倍增欢乐。

正当宾客们准备护送新郎去维丽大酒家时，楼梯上响起了军人整齐的步伐声和刀剑的铿锵声。警官宣布依法逮捕爱德蒙·邓蒂斯。

人们惊恐不安，面面相觑。摩莱尔的干涉和老邓蒂斯的恳求都无济于事。邓蒂斯被塞进马车，很快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情人哀伤的道别。

摩莱尔迫不及待地跟去打探消息，回来时愁苦地摇头告知大家：“事情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他被控告为拿破仑党的专使。”

这是多么可怕的罪名啊！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美茜蒂丝发出了绝望的喊叫，而心碎的父亲则倒在椅子上奄奄一息。

卡德罗斯立刻责备邓格拉斯，后者立即以此罪名相威胁，见风使舵的卡德罗斯顿时不敢帮腔。

除了恶人得逞，好人心碎，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摩莱尔先生不断地进城打探消息，有一天碰到了他的押运员和卡德罗斯。邓格拉斯的一番花言巧语骗取了摩莱尔的信任，他被授权担任“埃及王号”的指挥并监督卸货。卡德罗斯非常寒心，他始终以为邓格拉斯搞了鬼，并预言这件事会使他们两个都遭报应。

差不多在邓蒂斯举行婚筵的同一时刻，在一座宏大的贵族式巨宅里，检察官维尔福也在举行跟圣·米兰侯爵小姐的订婚仪式。

宾客欢聚一堂，大谈失了皇位的拿破仑的轶事。文官、武将和女人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胸佩圣路易十字章的圣·米兰侯爵举杯祝国王路易十八健康。此举激发了所有宾客的热情，大家纷纷举杯，席间弥漫着一种诗意的热情。

外表高贵而严厉的圣·米兰侯爵夫人是个极顽固的保王党人，对于抢走了他们爵禄财富的革

命党和拿破仑恨之人骨。而将要与她独生女儿丽妮结婚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其父诺蒂埃恰是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侯爵夫人看着维尔福处处不入眼，时时话中带刺，攻击诺蒂埃。长着褐色头发、眼睛晶莹灵活如水波流转的丽妮是个天性善良的年轻姑娘，她恳求父母不要再提那些讨厌的往事。维尔福也表示说，他非但放弃了父亲的政治主张，甚至抛弃了父姓。他已是忠诚的保王党人，姓维尔福。侯爵夫人这才表示原谅其出身，并要他牢牢记住：绝对忠顺皇上，要是有谁犯了倾覆政府的罪，一定要严惩。侯爵最好的朋友萨尔维欧伯爵也高兴地说，皇上非常赏识维尔福，很高兴他做圣·米兰侯爵的女婿。维尔福喜不自禁，立即表示尽心竭力效忠王室。

像是恰恰为了满足他的愿望似的，一个仆人进来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维尔福立刻离去，片刻之后又回来了，满脸洋溢着喜悦之色。他立即向诸位宣布了刚刚发现的一宗拿破仑党的阴谋，并把邓格拉斯炮制的告密信大声地念了一遍。

丽妮首先表示怀疑，接着请求维尔福尽量宽大一点儿，今天毕竟是他们订婚的日子。

维尔福从等候着他的警官口中了解了“埃及王号”和爱德蒙·邓蒂斯的基本情况，之后又遇到